

政治經濟學講義

社会主义部分

第一分冊

(討論稿)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北京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合編

1961年3月

說 明

政治經濟學講義社会主义部分討論稿，是为了供学生使用，由我們两个单位的一部分教師仓促趕写出来的。在編寫過程中，还得到其他院校的許多同志的协助。这个讲义在試用以后，还准备作比較多的修改。因此，希望閱讀的同志們注意下列事項：

第一，此稿是討論稿，請勿引用、轉載或翻印。

第二，对于此稿的批評和意見，請在六月三十日以前，寄給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北京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1961年3月

前　　言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具有強烈的階級性和黨性的科學。我們的政治經濟學講義在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為當前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前提下，必須系統地闡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特別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系統地闡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作，一下子很難做得好。但是，我們願意盡量朝着這個方向努力。

為了保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我們必須系統地批判以南斯拉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思潮。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宣言曾經指出：“在目前條件下，主要的危險是修正主義，或者說右傾機會主義。它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表現，它麻痺工人階級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復資本主義。”1960年11月公布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進一步指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認為“為了使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的反列寧主义思想的影響而積極鬥爭，仍然是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一項必要任務”。馬克思列寧

主义同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綫、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結果，直接关系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命运，关系到全世界革命事业的成敗。政治經濟学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站在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最前綫，以政治經濟学的理論作为武器，和現代修正主义展开不可調和的斗争。

二

书的結構，或者說书的邏輯过程，应当是客观历史过程在人們头脑中的反映。不过它不是單純的反映，而是經過加工的、本质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政治經濟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結構，首先必須反映这个历史过程的特点。例如，馬克思写“資本論”，可以把資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純粹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經濟的分析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显然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不断变革和发展的，它不能像資本主义社会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就拿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生产資料所有制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剛剛成立的时候就有許多种，其中主要的是三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資本主义所有制，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經過經濟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多种所有制基本上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了。但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有两种，有全民所有制，又有集体所有制。这两

种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虽然会长期地相对地稳定下来，但从发展上看，将来集体所有制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必然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

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特点，这本书在结构上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一篇（第一篇），主要反映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轉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生产資料所有制的过程；第二部分，三篇（第二篇到第四篇），主要反映从两种社会主义生产資料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这一部分是这一本书的主体；第三部分，一篇（第五篇），主要反映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从整个历史过程的順序来看，这是这本书的纵綫。

但是，社会主义經濟不只是一个不断革命的发展过程，而且具有革命发展的阶段性。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包括一个整个的历史时期，因此，必然有它本身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費过程。我們在安排这本书的結構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本书的第二、三、四篇就是考察社会主义經濟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費过程的。第二篇，考察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体所有制經濟；第三篇，具体考察現阶段的人民公社；第四篇，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上考察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費过程。前后几篇这样安排，是为了便于分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由于这一部分着重于经济发展过程的横断面的分析，可以看作是这本书的橫綫。

在这本书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只占一章。在这一章

里，仅仅集中地說明总路綫的形成過程和它的实质；全面地闡述总路綫，是全书的任务。社会主义政治經濟学，應該通过对客观經濟過程的研究，深刻地从理論上来闡明总路綫的科学基础，武装干部和群众。

三

政治經濟学的研究方法，必須从現象出发，找到本质，再用本质來說明現象。这就是我們所常說的抽象法，也就是从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发展过程。

根据这样一个要求，这本书在編写过程中，曾經努力摆脫从概念、从定义出发的情况，想尽量做到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出发，以毛澤东同志的思想为指导，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进行理論概括。有些問題不能概括的，就把这些經驗摆出来，供大家研究。不过，从編寫的結果看，由于調查研究工作基础不够，時間仓促，又受到編寫的人的水平限制，未能完全实现上述要求。許多地方还是沒有擺脫以概念解釋概念的現象。看来，要摆脫这种状况，还需要做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这本书編写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五个月，事先准备不够，編寫的人又都沒有什么研究和經驗，我們是以边干、边學的精神来接受这个任务的。在工作过程中，我們有两条根本原則：一条是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一条是依靠群众。正因为坚持了这两条，才取得了这个初步的收获。书中的缺点和錯誤不少，我們誠懇地希望閱讀的同志給予我們批評和指正。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篇 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1
第一章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产生的前提	1
第一节 当前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	1
第二节 无产阶级革命	12
第三节 无产阶级专政	21
第二章 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32
第一节 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32
第二节 对农民、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49
第三节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68

第三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	75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75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84
第三节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92
第四章	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大跃进的高速度	99
第一节	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形成和发展	99
第二节	大跃进的高速度是总路綫的灵魂	108
第三节	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主要任务	114

第一篇 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的建立

第一章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产生的前提

第一节 当前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 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胜利的时代

时代問題，是我們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理論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制定自己的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根本出发点。

馬克思列寧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从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全局出发，对于我們的时代提出了严格的科学規定，指出我們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这个規定，完全正确地把握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彻底揭露了时代的本质。

当前的时代，是从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四十多年以来，整个世界已經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基本趋势就是：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經過艰苦努力，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內，已經把原来在帝俄时代經濟技术很落后的国家，改造成为一个具有世界一流先进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不但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而且在許多技术方面已經把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到了后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苏联是打敗法西斯侵略的主力。反法西斯战争的偉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欧和东欧的鎖鏈。紧接着中国人民革命的偉大胜利，又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上的鎖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后，世界上一个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制度遭到致命的打击，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陣营，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給全世界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下爭取解放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現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已經形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經濟体系，而与資本主义的世界經濟体系相对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那时它們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7%，土地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6%，工业总产值只占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7%。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就不同了，社会主义陣营已經橫跨欧亚两洲，拥有十亿人口。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占

世界人口总数的33%，土地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25%，而且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处于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相互支援的优越地位。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在1958年已经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40%，在农业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生产的粮食和棉花，在1958年也已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43%和38%。按人口计算，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农业的平均水平，都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水平。

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正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我国国民经济大跃进的成就，在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进程中，正日益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各国在发展速度上比资本主义各国快得多（根据过去十一年的统计，平均快四倍），可以预料，不用多久，社会主义国家定会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相反，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正在日益加深，资本主义世界想保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存在过的那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已经不可能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内，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分割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使得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比过去大大缩小了。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是像从前那样每十年左右发生一次，而是每三、四年就发生一次。

例如，美国就曾在 1948 年至 1949 年、1952 年至 1953 年、1957 年至 1958 年发生了三次經濟危机。这三次危机大大削弱了美国的經濟实力。而且在剛渡过 1957 年至 1958 年的經濟危机之后，現在又面临着新的經濟危机。1947 年，毛澤东同志已經預見到：“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所增强起来的經濟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縮小的國內市場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場的进一步縮小，就要引起經濟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現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暫时的。”^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五年发展的历史证明，这个預見是完全正确的。

經濟危机，这是資本主义对抗性矛盾的爆发。資本家为了摆脱和延緩危机的到来，用各种手段，想把危机的重担轉嫁到劳动人民身上，維持高額的壟斷价格，积极推行国民經濟軍事化。例如，从 1950 年到 1959 年，美国的生活費用按零售價格指數計算，上漲了 20% 以上。和二次大战以前相比，每人平均負担的軍費由大战前两年的六美元，增加到 1959 年到 1960 年的二百九十一美元。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专橫的血腥統治，激发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仅以罢工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每年罢工次数一般在四千次左右，而在战前的 1934 年到 1938 年，平均每年罢工次数是二千七百一十次。除了美国以外，阿根廷、烏拉圭、智利、印度、英國、加拿大、比利

① 見“毛澤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 卷第 1258 頁。

时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也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斗争已经不限于经济斗争，而且日益发展为政治斗争。1959年，美国五十万钢铁工人举行的一百一十六天的大罢工，就提出了为保卫工会权利，反对反劳工法案，反对政府干涉的要求；日本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连续举行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大规模的统一行动，更是空前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其余像法国工人反对戴高乐进行肮脏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而举行的全国总罢工，意大利、西德和英国工人展开的反对核武器和美国导弹基地的运动，都是明显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整个世界局势发展中的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正在日益广阔地席卷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个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正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运动的胜利发展，其历史意义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

战后，由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和剥削，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高涨。近年来，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潮。一向被认为“安静”的非洲，高高地举起了反殖民主义的大旗，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鼓舞着整个非洲人民。所谓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也变成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军事暴虐制度已经被推翻。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更把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民主斗争推

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亚洲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南朝鲜的李承晚、土耳其的曼德列斯和日本的岸信介傀儡政权相继倒台，在这个广大地区又开辟了一条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新战线。

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瓦解了，并且还在进一步的瓦解中。正如“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所说：“事物的发展走向它的反面：帝国主义者在那里正在一步一步地由强者变为弱者，而那里的人民却一步一步地由弱者变为强者。”^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的加深，它们之间的矛盾扩大了。美帝国主义正在不断地从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手里，夺取它们的原有市场和势力范围。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西德和日本的兴起，更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冲突。近年来，西德、日本经济势力已经日渐恢复，美国又連續遭到经济危机的袭击，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从大战结束初期的 60% 下降到了 40%。看来美帝国主义今天扶助西德和日本，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帝国主义扶助德国军国主义再起的情形，其结果仍将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四十年来变化表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历史时代，是一个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发展到今

① 見“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6 頁。

天，达到了一个新的轉折点：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世界各国觉醒了的人民的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1947年，毛澤东同志就已經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陣營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陣營的力量。优势是在我們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一切过高地估計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計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錯誤的。”^① 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期間，毛澤东同志概括了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进一步指出：“現在不是西風压倒東風，而是東風压倒西風。”^②

世界形势发生了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巨大变化，是不是說，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当前时代的科学規定已經过时了呢？不是。恰恰相反，历史的整个进程已經越来越鮮明地证实，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时代的科学規定，是顛扑不破的真理。

今天，社会主义已經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和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了胜利。但是，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和四分之三的土地，并沒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仍然屬於資本主义世界經濟体系，这个体系依然直接間接地处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之下。帝国主义是腐朽了，已經“人命危淺，朝不虑夕”，但是，它的本性并沒有改变，也根本不会改变。大家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壟斷資本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加集中了，它們对于本国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

① 見“毛澤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 卷第 1259 頁。

② 見“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論”人民日报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5 頁。

地以及附屬国人民的掠夺更加残酷了。为了实现它們掠夺的目的，并且为了排除实现这个目的的障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頑固地坚持它們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它們越接近死亡，就越处心积虑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就越加紧压迫本国人民，使用各种手段瓦解和镇压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扩軍备战，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两面手法，企图有一天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消灭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垂危的命运。在这些国家里，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好，资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也好，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也好，不但沒有得到解决，反而日趋尖銳。今天帝国主义所处的历史地位仍然和四十年前列宁所判断的一样，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观察世界形势不能单单根据某些眼前事变、某些細小的政治变动，而是从整个历史时代阶级斗争的全局出发，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判断問題的。在整个世界沒有取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以前，世界的基本矛盾，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經濟体系、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之間的矛盾。斗争的結局，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

但是，南斯拉夫的現代修正主义者却硬要說，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由于原子弹、火箭的出現，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基本特征已經“过时”了，“馬克思主义过时了”，“列宁主义也过时了”。例如，铁托就公开

无耻地揚言：“我們不是教条主义者，因为馬克思和列寧沒有預言月球火箭、原子彈和巨大的技术进步”^①。为了修正列寧主义，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定义，說：“今天世界已进入了各国可以松一口气并平静地致力于它們國內建設任务的新时代”^②。这真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一条最忠实的走狗！他在那里完全抹煞了帝国主义国家本国人民群众和壟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和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矛盾。这是一种对列寧主义的公开的挑战。

这个叛徒到底根据什么理由，从原子彈、火箭，就得出了列寧关于时代的科学規定已經“过时”的結論呢？难道說由于有了火箭、原子彈，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变了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取消了嗎？这样的結論根本不合邏輯。馬克思列寧主义一向重視現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因为这些成就总是預兆着新的社会革命的来临。列寧說过：“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③ 原子能和宇宙火箭的出現，絕對不是資本主义万古长青的信号，而一定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信号。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原子訛詐政策的应声虫。这群拜物教徒散布对原子战争的恐怖，目的在于束縛人民的手脚，企图阻碍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他們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訛詐政策吓破了胆。他

①② 铁托 1959 年 12 月 12 日在薩格勒布的讲话。

③ 見“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0 卷第 303 頁。